

武侠精品系列

江

湖

大
可

英

19

公孙梦作品集

4

四



梦著

江湖奇英
(四)

太白文艺出版社

江湖奇英

公孙梦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大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8.25 印张 8 插页 515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05-750-1/I·655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六十八回	幻相迷踪 凶徒倏现	(707)
第六十九回	剑振雄风 身受掌伤	(718)
第七十回	恩怨纠缠 波折丛生	(730)
第七十一回	为义忘伤 远赴边陲	(738)
第七十二回	祭神之典 不速之客	(747)
第七十三回	蓬迨浮空 傲气干云	(757)
第七十四回	以伤诱敌 哀兵之计	(767)
第七十五回	百草益气 以臂代首	(778)
第七十六回	神像避锋 一语惊敌	(787)
第七十七回	高僧不高 天星无恙	(796)
第七十八回	明月良宵 心如苦酒	(807)
第七十九回	藏僧突至 掌印示威	(817)
第八十回	番僧阻道 五关惊魂	(827)

目 录

第八十一回	临危不乱 从容闯关	 (836)
第八十二回	神功对峙 危机突现	 (845)
第八十三回	错中险胜 情起漪涟	 (855)
第八十四回	爱之弥深 恨之弥切	 (864)
第八十五回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874)
第八十六回	罗浮开派 比剑论盟	 (885)
第八十七回	孔雀发怒 飞虎逞勇	 (893)
第八十八回	剑挑令主 首逢少林	 (903)
第八十九回	演阵闯阵 德服武当	 (913)
第九十回	功成名就 情海泛波	 (923)
第九十一回	二女争夫 孽海梦醒	 (931)

第六十八回 幻相迷踪 凶徒倏现

商亚男大惊，他知道尉迟宣绝无法挡过人家一招，回首一瞥，自己离开太远，无法相救，一咬银牙，手中长剑骤告脱手，向“阴手屠夫”后心射去。

但是，来不及了，尉迟宣口中一声惨叫，一招雷公鞭刚使满，长鞭竟如乌龙一般飞起半天，而人却如断线风筝，撞飞三丈，正好落在墙外，嘭的一声，再也没有声响。

“阴手屠夫”虽然劈飞尉迟宣，但却防不到商亚男在这种情形下竟会长剑脱手，眼见寒光疾射而至，身形悬在半空，要避已自不及，神色一惊，硬生生横移一尺，嘶的一声，紫色僧衣的右臂上被剑带去一块三寸深的口子，鲜血直淌，疼得他微微一哼！

商亚男眼见尉迟宣身形飞起，知道完了，一阵心酸，倏觉腰间一麻，砰的一声，四脚朝天倒在地上。

“阴手屠夫”一见勃拉尔点倒商亚男，阴沉地露出笑意，大喝道：“三位执仪，速拿下此女……”

三名红衣僧人立刻挟起商亚男，她这时眼见自身血穴受制，内心无比惨痛，凄厉地叫道：“恶贼，你预备

把姑娘怎样？”

“阴手屠夫”嘿嘿一阵得意冷笑道：“圣祭之日，你就是贡献给神的祭品……哈哈……你懂得怎么祭吗？第一先要查明你是否贞洁之身，第二再在你赤裸的身上涂上金色，再于祭神的那天抬着你在街上游行，最后把你投入祭坛下火窟之中，让神来享受你的灵魂！”

他说完，得意的笑了。

商亚男听得羞耻难当，毛骨悚然，惨叫道：“恶贼，姑娘死也不会饶你！”

“你死了以后再讲，这是抬举你，多少人家子女要做神的祭品，还不够资格呢！”

“阴手屠夫”说完，一挥手，命红衣僧人，押入死牢。

于是，场中寺僧四散，恢复了宁静，只留下一声声商亚男凄凉的惨叫。

可怜尉迟宣忠心卫主，原想以身殉忠，让商亚男脱险离去，但是想不到商亚男仍被执而白饶上一条命，他的尸首早被寺僧埋葬！

商亚男的命运就此结束吗？

这是未知数，而一个人却因一路追觅不着，心中焦急万分，这人就是宋岳。

宋岳一路打听她及尉迟宣的行踪，尾随急追，因这二人的形状与众不同，故路上询问起来，倒也毫无困难。

这日刚到川陕交界的摩天岭旁，眼见天色将黑，四周一片荒凉，毫无人烟，心想先找宿头休息一夜再说。

此刻他感到有些疲劳，四昼夜的急赶，使他极想休息，这样走着，忽见前面路上堆满了一片大大小小的石块，东一堆西一堆，杂乱无章。

宋岳目光一瞥，微微皱眉，这是那家顽童的杰作，竟使行人步履更艰，如欲绕道，必多费时刻。

这些堆的石头，每堆约有人高，间隔着虽有狭小的通路，但看这种摇摇欲倒的情形，在平常人眼中，确有寸步难行之感，但在宋岳眼中，却并没有什么困难，其实，如他有心细想，必会发觉可疑之处，因为顽童岂能堆得这般高。

就因他一时心急赶程，一疏忽，又历了一劫。

宋岳目光一闪，心中虽烦，但身形一垫，已升起二丈，向石头堆中落去，他想飞越而过。

当他身在半空，目光一瞬，倏然觉得不对，因为这一堆乱石，竟有七八十堆之多，这么多石块，顽童岂能堆成，心中虽然疑惑，仗着一身功力，并不以为意，岂知身形刚落入石堆当中，目光再扫，不觉一惊！

因为映入他双目的，不再是一堆堆乱石，而是茫茫一片无边无际的崇山峻岭。

他目凝神光，疾速环扫着，暗忖道：“这是怎么回事？石堆倏然不见了，自己怎么一掠，竟到达这种荒山峻岭之中……”

满心的疑惑，使他迷雾丛生，在思忖下，他身形再起，向一座峻岭电射掠去……

但是，路程像永无休止，空自满山奔跑，却始终无法翻过眼前距离并不远的峰顶。

在这刹那，宋岳心中惊觉不对，立刻停下身形，就地盘膝而坐，运起功来。

这一方面，他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古怪之处，一方面，他确实需要休息，以恢复疲劳。

真气一遍遍地运行着，片刻之间，周身立刻一片轻灵，充溢着一股阳和之气，睁目一看，倏见山道左边，竟有一丝光亮发出，似是山野农家。

宋岳心中一喜，他想：先找一个地方问问也好。身形一晃，急速奔去。

在急奔之中，他发觉道路迂回，灯光忽明忽暗，看虽不远，走起来却颇费时间，刚走盏茶光景，灯光陡然不见，四周一片黑茫茫地，竟伸手不见五指。

“这是怎么回事？”宋岳心中一惊，疾速转身一望，刚才的崇山峻岭，竟完全消失，身后竟是一片大海，耳中只闻怒涛轰轰，一片水声，汹涌的浪层，无休止地翻涌着。

他怔住了！想不到跑到海边来。

这时，他一线未灭的灵智，倏然清醒，这情形无异告诉自己，已经陷入旁人预伏的阵法中，中了暗算。

不错，但宋岳却不知道在发觉灯光之时，灵智已为

幻境迷住，那时如能醒觉，不受诱惑，阵法也不会发动如此快，或许尚能补救。

宋岳灵智一恢复，眼中的大海水声，蓦地消失，正在此际，半空响起一声阴森的冷笑，道：“宋岳，你可知道已陷入极厉害的阵法之中，死在眼前，挣扎无用，哈哈哈……”

语声说完，接着一阵凄厉的狂笑。

这阵声音，仿佛很远，也仿佛就在身边，是那样飘忽无常。

宋岳心头愠怒，如电星眸四扫，但四周却是黑沉沉地丝毫没有人影。

他周身微蓄真气，大喝道：“阁下是什么人？宋岳与你无冤无仇，为何……”

那阵阴沉的语声又起，打断他的话头道：“嘿嘿！你与老夫仇比海深，恨比天高，还敢说无冤无仇！”

宋岳听得心中一怔，那语声接着又道：“摧残我一生心血所植的奇花异卉，又设计骗走我义女，使老夫已陷孤独，这种仇恨，岂能不报，宋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宋岳闻言一愣，脱口惊呼道：“你是‘百花谷主’？”

百花谷主嘿嘿得意笑道：“芸芸天下，能精通阵法者，除我‘百花谷主’外，还有谁懂？”

宋岳忙沉声道：“老丈，你错了！”

“错在何处？”

“文芷鹃昔日蒙你教养，但她父亲与家父为世代通好，‘神州四异’谊同兄妹，她报仇心切，获知在下行踪后，当然要赶去与在下相见，这怎能说骗拐？”

“嘿嘿，宋岳，什么话到你口中，无理亦成有理。”

“还有，昔日在下心急同道伤势，向老丈讨株灵药……以致陷身百花阵中，在情急之下，欲破阵而出，对你而言，固然不对，但老丈却以二株毒草权代灵药，险误一条人命，念在你扶养文妹多年，就作恩怨二抵，怎能说再有仇恨？”

百花谷主似被宋岳这番话触怒，厉喝道：“你一口利辩，但是，告诉你，除非你说出文芷鹃现在去处，否则，休想活着离开！”

宋岳听得心火欲爆，正想抗声回答，但一想到商亚男安危，不由强压怒火，沉声道：“老丈是否真爱文妹？”

百花谷主道：“这还用问，老夫一生孤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伶俐义女，想伴老送终，怎会不爱她！”

宋岳肃声道：“老丈既然如此爱她，就应该辅助其发展个性，任其自由，岂能永锢其一生，使其忧愁终生。”

这番话说得严正无比，但是百花谷主却响起一阵狂笑，笑声中，充满了鄙视及不屑，接着道：“宋岳，难道老夫禁止她与你们这批终日奔走江湖，终生以烧杀为手段的武林人物来往，就算禁锢她自由吗？”

宋岳闻言大怒道：“老丈此言谬矣，虽同一举动，但用心各别，殊难一概而论，恶者用以为恶，善者用以除恶，侠心自任，以杀止杀，苍生才能安宁，如老丈所言，岂非不辨是非之辈？”

百花谷主冷哼一声，道：“老夫亦不必与你强辩，但老夫告诉你一句话，就是讨厌武林人物，故而也禁止她与武林人物来往……”

宋岳道：“讨厌是一桩事，侠义行道天下，又是另一回事……”

百花谷主抢着道：“老夫不愿与你多费口舌，只问你是否愿答应将她送回。”

宋岳怒火再也压不住，仰头冷冷道：“如她不愿回来又如何？”

百花谷主嘿嘿冷笑道：“只要你告诉老夫地方，老夫自有办法要她回心转意。”

宋岳虽闻百花谷主语声，但却始终无法看到人影，而百花谷主却不同了，他站在这一堆堆乱石旁的一座土丘上，离宋岳不过三丈光景，虽然在黑夜，不能确切看到宋岳表情，但是对他一举一动，却看得清清楚楚。

此刻宋岳满腹怒火，抗声道：“假如在下不说呢？”

“嘿嘿！老夫就要你饿上七天，看你是否能挨得过……”

百花谷主语声一落，宋岳早注视发声方向，蓦地身形电掣而起，双掌猛然推出一股劲气，口中喝道：“老

匹夫，就看看我能不能出来！”

他想起陷入百花阵中经过，故技重施，但是，这次却失去效用，空自双掌打得呼呼作响，只见烟雾卷滚，丝毫不见动静。

百花谷主眼望着宋岳在一堆石头周围打转，却无法越雷池一步，不由得意地道：“宋岳，你不要以为在百花谷的办法仍旧可行，今天要教你闯出老夫摆下的‘乱石幻相八卦阵’，老夫就一头撞死在此地。”

宋岳耳闻此言，见状知道这是实话，心中不由大急。

因为这一耽误，商亚男只身报仇，绝对不是“阴手屠夫”对手，等于自投虎穴，危险已极，自己受商梧临死相托，如有差错，于心难安。到现在为止，还不知商亚男究竟为何不辞而别，他岂能想到却是为了那夜与文芷鹃的一席谈话。

这时，宋岳见自己空耗精力，于事无补，立刻收回掌势，凝神苦思出路，但是眼前一片黑茫茫的，竟什么也看不见。

要知道“百花谷主”一生精研阵法，“乱石幻相八卦阵”，虽不说五行生克之理，却掺杂着佛门“大须弥阵法”，兼具佛、道二门奥义，是他认为最得意的一种阵法，因怀恨宋岳上次百花谷毁花之仇，才摆出对付宋岳。

这时他手抚长须呵呵笑道：“宋岳，你要出来，还

是答应老夫之言，否则，七天后老夫再来看你！”

宋岳虽然心急，但生平养成一股刚毅不屈的个性，只静静想出阵之法，反而缄默不答。

百花谷主见他不出声，一声冷哼，正要离开，陡然身后风声飒飒，两条黑影，电掣而落，其中一人沉声道：“老丈慢走！”

百花谷主闻声一惊，转身一看，只见离身七尺之处，站定两个二十余岁的壮汉，背插二柄铁钺，一脸横肉，充满凶煞之气，不由一怔，道：“二位与老夫素不相识，不知有何贵干？”

右边的壮汉沉声道：“在下厉天啸与义弟曹刚，想请问老丈一件事！”

百花谷主冷冷道：“阁下有事请说。”

曹刚已接口道：“请问宋岳是否被你困在阵中？”

百花谷主一震，道：“不错，二位问起宋岳，难道想救他出阵？”

厉天啸哈哈狂笑，道：“谁说我们要救他，我们要杀他！”

百花谷主皱眉道：“老夫生平最讨厌与武林人物来往，二位既欲杀他，只要有本事，就请自便，老夫不愿过问！”

说完，立刻一拂衣袖，即欲离去。

曹刚一声冷笑，倏然身形一晃，拦住老人道：“慢点，咱们刚才已知道你老头子与宋岳有梁子，故而请你

说说入此阵之法，以便报仇雪恨！”

一听这句话，百花谷主明白这二人一定在旁窥了半天，见对方拦住去路，而且毫无礼貌，心中更怒，但想到自己并不会武功，只得压住愠怒，冷冷道：“二位报仇，是二位的事，老夫与宋岳的梁子，是我的事，各行其事，互不相干，何必要我说出阵法？”

其实，不要说他根本憎恨武林人物，不肯说明，就是不憎恨，毕生精研的阵法运用，犹如各门各派的独门武术，岂能轻易传授于人。

这厉天啸及曹刚被百花谷主碰了一个钉子，脸色不禁一变，目中闪过一丝凶光，厉天啸身形缓缓欺近二步，道：“你难道不愿眼见宋岳死？”

百花谷主心中微惊，但表面仍冷冷道：“老夫最恨凶杀之事，再说老夫如不放他出来，他早晚也会饿死，何必两手沾血？”

曹刚厉声道：“但是，我们必须亲手杀他！”

百花谷主不由好奇地道：“这是什么缘故？”

厉天啸冷冷道：“老丈可曾耳闻‘秦中二神’之名？”

百花谷主摇摇头道：“老夫并非武林中人，故不知阁下所称‘秦中二神’是谁。”

二人闻言不禁一怔，曹刚已冷笑道：“秦中二神就是咱们先父，在六年以前，死于宋义手下，俗语说，父债子还，咱兄弟十年苦练，为的是手刃亲仇，故必须杀

死宋岳，尚请老丈协助！

百花谷主摇摇头道：“父仇如海，二位此举实不为过……”

厉天啸及曹刚闻言脸色一霁，百花谷主接着道：“但此阵花去老夫毕生心血，仍不能告诉两位。”

他对武林中恩恩怨怨根本搞不清楚，当然不知秦中二神当年劣迹，但一想起对方的目的，仍旧坚拒。

厉天啸及曹刚一闻这老头子仍不肯说出，脸上怒意立刻升起，曹刚厉声道：“老头子不要不知趣，假如你不说出阵法，也休想生离此地。”

第六十九回 剑振雄风 身受掌伤

厉天啸及曹刚目光如电，睁睁地注视着百花谷主，煞气满脸。百花谷主心中一凛，暗忖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何必自找亏吃，胡乱指示一下，也让他们试试阵法厉害。”

他城府深沉，见机不对，思念至此，长须一动，不由呵呵笑道：“二位既欲手刃亲仇，老夫认为理所当然……”接着转身，一指左方道：“此阵外表虽形八卦，分八个门户，但其中奥妙无穷，二位就从左边生门而入，每走八步，向右转弯，立刻畅通无阻。老夫言尽于此，就请二位让路！”

他为四步加上一倍，再把门户颠倒一下，死门说成生门，话一说完，转身就欲离开。

陡见厉天啸身形一晃，五指如抓，扣住百花谷主腕脉道：“老丈请慢走一步，等见咱们兄弟杀了宋岳，再走不迟！”

要知道厉天啸与曹刚也狡猾成性，见这老头子态度突然改变，就知其中有诈，立刻动手制住，但一抓之下，发觉百花谷主毫无功力，不由冷笑一声又道：“假